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四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禮記纂言卷四

元 吳澄 撰

玉藻

摘首章之首二字以名篇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邃雖醉切卷音衮

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玉藻以玉飾藻藻謂雜采之絲繩旒謂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染三十升布為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而垂齊肩其下公九玉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短

於此則不深邃惟天子之旒十二玉自延前後而垂至肩長則深邃也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黄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後漢明帝時用曹褒說皆白旒非古也龍謂畫龍於衣卷與衮字同謂龍形卷曲祭謂服此以祭先王也按祭先王盖服此冕而九章祀天則服此冕而衣十二章云詳見後篇楊氏復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端讀作冕朝音潮下同

鄭氏曰衮衣之冕十二斿鷩衣之冕九斿毳衣之冕七斿希衣之冕五斿玄衣之冕三斿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每月聽朔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孔氏曰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

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黄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日蓋非周禮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酏以支切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還著皮

升而餕朝之餘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陰主靜故右史記言語之事周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按周禮大史抱天時又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內史為右史也大史記行內史記言此正法若其有闕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大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

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者侍也瞽人審音以之侍
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
則樂聲哀馬氏曰動見於貌為陽故左史書之言發
於聲為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
此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
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
聲之下者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愛
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
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舉有瞽
以幾聲則下無匿情長樂陳氏曰樂以中聲為本古
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
緩中聲者非高而硍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于
君所之瞽其察樂聲以中聲為量齊音敖辟喬志則
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
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山

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舉盖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鄭氏曰自貶損也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戯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襍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盖有樂矣曲禮曰歳凶非飲酒不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端音冕裨

婢切 支

鄭氏曰端亦當為冕祭祭先君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朝朝天子也皮弁聽朔下天子也孔氏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是以總名裨冕延平周氏曰服有六冕止於五大裘龍衮同冕其冕為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為埤故言裨冕所以兼鷩冕與毳冕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為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受天子之頒者也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聽於路門外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諸侯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方氏曰玄冕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云受之於祖者以己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玄冕祭服也皮弁朝服

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故神之諸侯以朝服受之於祖故明之長樂劉氏曰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于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天子諸侯皆三朝辨色始入謂群臣也辨猶正也别也入入應門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天子三朝大僕掌燕朝之服位燕朝路寢之庭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内三也諸侯三朝内朝謂路寢一也外朝謂路寢門外二也此外朝亦曰内朝者對中門外之朝為内也曰外朝者

對路寢之朝則為外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也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皐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入雉門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服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天子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皮弁互相明也周人重肺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異於始殺故不祭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

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當有夕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也四簋黍稷稻粱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

子卯稷食菜羹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食音嗣衣於既切

鄭氏曰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君不舉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恒譏而不征列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孔氏曰君遭凶年

搢挿上笏闗謂闗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税以其凶年故不課税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不賦斂也方氏曰周官均人凶禮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輔氏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隍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為宮室可知馬氏曰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言闗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異代之禮周氏曰春秋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周正建子之月至于建午之月不雨不為災也此言至于八月者以正歲言之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不雨則為災矣故君不舉若夫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踐鄭讀為翦又如字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翦翦猶殺也孔氏曰有故得殺祭祀之屬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弗身翦謂常時也若祭祀則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皆身自為之也方氏曰庖蓋宰殺之所廚蓋烹飪之所遠庖廚弗身翦是乃仁術也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翦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輔氏曰可以殺牲猶無故而不殺遠庖廚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陸氏曰踐讀如字凡有血氣之類蓋若螻蟻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使勿踐故曰弗身踐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類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龜人

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春用果秋用靁之屬射即繹也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大坼稱為兆廣小坼稱為兆璺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方氏曰周官占體占色占墨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也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人以短小為吉澄曰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幦音覔犆音直齊側皆切

鄭氏曰幦覆笭也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笭即式也車式以笭為之有豎者有横者幦以覆笭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周禮巾車作複幦幭複三字同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詩云淺幭以虎皮為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賔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羔幦虎犆殆諸侯之禮歟陳氏曰車之軾兼者所憑以為敬軾之制有横有直幦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

用有辨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大夫齊車朝車皆虎幦豹飾者屈於君也士云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矣澄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字謂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為幦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幦豹𧙍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幦豹𧙍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右記天子以下服食節適之禮凡五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始冠去聲冠而同績戶內切緌耳追切

鄭氏曰緇布冠本太古爾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者為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為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孔氏曰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始冠暫冠之耳不復恒著澄曰始冠謂初加也緇布冠大古時冠敝之謂棄之而不復用冠或三加或四加而自諸侯下達於大夫士初加之冠皆用緇布冠此冠非今時所用特尊尚大古故以此為初加之冠然初加之時一著之而已一著之後不復用旋即棄去凡物敝則棄去此冠雖未敝然一用旋棄如已敝然故曰敝之自諸侯下達天子則否天子初加用玄冠而以朱組為纓則異乎諸侯以下常著之玄冠也諸侯初加雖與大夫士同用緇布冠然以繪畫為緌則亦異乎大夫士所用之緇布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則皆切綦音其又其記切

鄭氏曰丹組纓綦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氏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玄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紕婢支切

鄭氏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紕讀如埤益之埤紕緣邊也既

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也不齒之服所放不帥敎者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卷玄冠縞冠卷異色紕謂緣冠兩邊及卷之下畔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爾縞是生絹而近吉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故云既祥之冠皇氏以為縞重素輕不知何據惰游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亦縞冠素紕但加垂緌五寸為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縞冠玄武在上父親而先祖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子姓之冠用縞以示凶為祖之亡也

武用玄以示吉為父之存也冠在上武在下冠為外武為内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為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為父而吉本仁於内也澄曰子姓子孫也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為服之祖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惰游言惰其業而為游民也玄冠縞武與子姓之縞冠玄武相反玄冠同於衆人特縞其武以示辱非有喪而特縞其冠之武言不齒之於人類也陳氏曰周官司寇野刑上功糾力縞冠素紕垂緌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玄武則凶

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貶故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屬章欲切

鄭氏曰居冠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也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也帛當為白大白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也緌當用繢孔氏曰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此大白謂白布冠衛文公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此異上文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故知緌當用繢馬氏曰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間色也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為冠緌豈禮也哉澄曰論語云紅紫不以為褻服又曰惡紫之亂朱紫間色非正色故君子不用

○朝玄端夕深衣 朝音潮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孔氏曰大夫士早朝服玄端在私朝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皆深衣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起魚切縫音逢齊音咨

鄭氏曰三袪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孔氏曰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袂末布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交解之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

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闊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此為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為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

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覆揜一尺以此異於深衣也孔氏曰長衣中衣制同裏中著之曰中衣若露著之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澄曰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

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摺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

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袷音刼緣尹絹切廣去聲

鄭氏曰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澄曰此謂深衣也

○衣正色裳間色間去聲

鄭氏曰謂冕服玄上纁下孔氏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為間色陸氏曰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詩綠衣黃裳傳謂上曰衣下曰裳綠間色黃正色是矣周氏曰正色所以尊道間色所以下功蓋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皇氏曰東正色青東木尅土故綠色青黃為

東方間南正色朱南火尅金故紅色赤白為南方間西正色白西金尅木故碧色白青為西方間北正色黑北水尅火故紫色黑赤為北方間中央正色黃中土尅水故騮色黃黑為中央間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陸氏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玆二人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方氏曰天子皮弁視朝玄冕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

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鄭氏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孔氏曰每日緇衣素裳之朝服而朝君告朔服皮弁卒告朔禮脱去皮弁而后服朝服也

纊為繭緼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纊音曠繭古典切緼紆粉切襌音丹絅苦迥切褶音牒

鄭氏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即今之新綿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以帛裏布非禮也 裏音里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氏曰皮弁服朝服玄端三衣用麻並十五升布故中衣不得用帛也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則其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去聲下以意求之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也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也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下居士錦帶帶以錦非為衣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衣其澣帛先代禮質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素服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之刃切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陸氏曰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表裘固為温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惡其簡也孔氏曰袗絺綌其形露見表裘在外可鄙褻故鄭註謂形且褻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爾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澄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掩蔽裼衣也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為其不文也袗絺

綌與表裘同皆為其不敬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省鄭讀為獮先典切一如字

鄭氏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孔氏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勑也大裘天子郊服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爾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言唯君及非古以譏之陳氏曰誓者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者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眂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眂滌濯是也家語合大裘黼裘為一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為獮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說誤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裼悉亦切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孔氏曰狐白皮弁服白錦衣三者皆白相稱天子視朝服皮弁服下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也其裼則不用錦衣陳氏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蓋不敢以賤服貴歟人之

手足右彊於左獸之勇摰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褎與袖同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絞户交切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麑裘是也豹飾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是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陳氏曰狐白以象德之成狐青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以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則大夫士同之也孔氏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褎用玄綃之衣以

覆裼之也按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雜以豹褎周氏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綃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黃之絞衣玄綃衣之類尚不必一色則玄綃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祭於君者也狐裘亦息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麛裘青豻褎燕服也方氏曰玄綃衣以裼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息民之狐裘也若錦衣以裼則燕居之狐裘也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緇衣黃衣衣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

特不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麛鹿子也麛裘為聽朔之服羔羊子也羔裘為視朝之服凡此言君指天子諸侯君子則兼大夫以上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遍切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主於有文飾之事裘之裼見美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喪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玉龜也孔氏曰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

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珪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常時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常時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方氏曰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容僬

僬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而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為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而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玉非執贄與庭實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而為庭實者執璧琮則裼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

孔氏曰充猶褻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爲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爲曲敬也澄曰按此章前後有四充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鄭註謂充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裼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墻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內備滿充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亦如及肩之墻窺見室家不得爲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損乃爲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爲敬也不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大裘不裼路車不式亦謂郊

天威禮不以一偏一曲之小敬為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須音班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鮫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邉緣言可者通許之辭澄曰魚須以文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為之飾士象飾而竹為之質也陸氏說與注疏異陳氏觧竹本亦與陸同今兼存之于後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畀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故士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尊其禮伸故士飾笏用

馬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賢遍切說它活切免音問造七報切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之搢笏輒盥爲必執事也畢盡也孔氏曰以臣見君無不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

儀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時臣借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唯吉事無所說笏也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記事所須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切去上聲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云其中博三寸明上

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故又杼其下也按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殺猶杼也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陳氏曰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陸氏曰笏度二尺六寸此言諸侯之笏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徽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為大圭况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為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

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搢揷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珽它頂切荼音舒詘卯勿切

鄭氏曰珽亦笏也謂之珽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謂笏為荼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孔氏曰方正於天下示己之端平正直布於天下也荼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降

讓於天子故前詘也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謹度以臣天子制節以君臣民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子讓於先王也珽珽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諸侯稱荼荼緩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為荼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馬氏曰先儒合珽大圭為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文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

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三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辟婢支切率音律并必正切繚音了肆音異

舊本素帶終辟上有而字無諸侯字方氏曰而衍文諸侯字脫也鄭氏曰天子素帶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

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肆讀為肄肄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孔氏曰天子以素為帶用朱為裹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為裹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為帶用單帛兩邉繂而已繂謂緶緝也帶垂者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

裨之士則唯用緇裨向下垂者居士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組約之組闊三寸也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屈而舒申也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雜帶飾帶也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有司之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繂[illegible]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為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之在

手揜謂抱之於懷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

殺色戒切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挫坐卧切

鄭氏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氏曰圜則前方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殺則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雜記云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韠會即上去五寸處以爵韋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下所去五寸紕所不至者純以素也韠制大略如此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直方之間證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

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上處廣二寸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畫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紃斜襯其兩緣之交會處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方氏曰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革帶故并言革帶

之博馬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分合為一尺與韠之上端同廣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 韍音弗 幽音有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韍之言亦蔽也尊祭服異其名爾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氏曰上是玄端服之韠此韠異於上此據有孤之國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異其名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

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切齊疾私切還音旋中真仲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也玉比德焉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茨之茨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澄曰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為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孔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

趨於趨之時以采齊之樂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以肆夏之樂為節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反行謂倒行假令從北向南折而東向西向也揖俯也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向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向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行搖動而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鸞在衡和在式此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異於乘車方氏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設其來尚矣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先右後左者體以右為尊也五聲之中獨無商者與周官之言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

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孔子云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是矣唯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周旋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在車聞鸞和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也夫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陰主義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內存心以仁外制事以義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見和之為和曰和見鸞之為唱鸞以體言和以用言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切綪側耕切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此謂世子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左也齊則綪結佩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孔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也去之示無德也君在非朝處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臣之對君備儀盡飾當恒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知非臣下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綪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熊氏云爵韠謂諸侯而下皆以玄端齊而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先設事佩次加德佩

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鄭氏以此為世子之禮蓋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與世子之禮異也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縪順則直縪則屈也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嘗不佩玉也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德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示猶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所謂居在退朝之所也所謂朝在朝之時也退朝之所則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也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別於群臣也齊則績結佩而爵

韠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珩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純鄭讀為緇綦音其瓀乳兖切玟音民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黄色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綦或云青黑色或云蒼艾色故為雜

文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陳氏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瑞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静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瑞其質也瑞或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其飾天子玄者道也諸侯朱者事也大夫蒼白者德之雜世子赤黄者事之雜士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方氏曰玄言其色組言其質綬言其用也下皆放此君無為而體道道則純故色純者君也臣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雜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

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褘許韋切揄音揺屈音闕再命褘衣褘讀作鞠襢音展褖吐亂切

鄭氏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揺翬揺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税孔氏曰褘衣六

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闕翟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賔客祿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揺翟青褘衣玄鞠衣黄展衣白祿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褘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被后之命故云君命也子男卿妻服鞠衣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也方氏曰鞠衣而下不言狄以不畫狄故也褘衣畫狄而不言以尊而無嫌故也后之褘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褘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袞冕也故曰夫人

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內命婦也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然降於諸公之夫人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鷩冕也屈狄為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從夫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士禒衣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是為言者衆卑以見尊也所言皆互相明爾王后必以狄為上何也盖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內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陸氏曰褘衣當衮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希冕禮衣當玄冕爵弁禒衣當皮弁宵衣當朝服玄端陳氏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禒衣女御也外命

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褖衣既言士褖衣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盖子男之夫人闕狄矦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鄭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此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魯矦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矦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

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云命於奠繭世婦以下女御亦然其它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周氏曰必命於奠繭其意以為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孔氏曰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飾皆用朱

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約其俱切見賢遍切

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鄭氏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約屨頭飾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雖不當室而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

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親没不髦五十不散送散悉但切

鄭氏曰不髦去為子之飾也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馬氏曰子生三月翦髮為髦及事父母拂髦故詩曰兩髦大記諸侯小斂脫髦儀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母翦髮為之鬌及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没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曲禮曰五十不致毁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毁情也不成喪禮也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

丧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以後亦散丧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周氏曰親没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没之後也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

右記天子以下服飾制度之禮凡十節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邉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去聲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别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陜者邉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孔氏曰此以下明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

下秖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自稱於諸侯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男者亦曰男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

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適丁歷切孽音擘五葛五列二切傳陟戀切遽其庶切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它國君曰外臣某孽當為擘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行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賓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擘是樹生之餘公子曰臣孽謂對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他大夫稱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使去聲賓必刃切

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於齊之類公士擯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往之也為賓謂作介也孔氏曰私人擯則稱名者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謂使公士作介也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䘏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闑魚列切棖音層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賓客擯者亦然孔氏曰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君必中門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方氏曰礙于門之中者闑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闑則近中也士介拂棖則近旁也

賔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鄭氏曰賔謂聘客也不中門避尊者所從也閾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不履閾謂足不踐履門限之上也聘饗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賔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亦將為主君之臣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頥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圈舉遠切又去阮切豚土本切足齊音咨剡以漸切陸農師讀圈豚並如字圈屬上句豚屬下句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也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端直也頤或為霤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孔氏曰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兩足迹相接繼也中猶間也士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屨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迤摇動故云手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

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覆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急行欲速而身屢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陸氏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首豚行蓋言皃行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澄按陸說似優於註䟽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二者之異末言豚行端行弁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

右記天子以下稱謂進趨之禮凡三節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齊音咨又則皆切遬音速

鄭氏曰齊遬謙慤貌遬猶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孔氏曰舒遲閑雅也雖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遬謂蹙蹙言自歛持廹促不敢自寛奢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慄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又音陽齊如字濟子禮切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莊敬貌孔氏曰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孔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良追切顛音田又如字瞿紀具切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孔氏曰纍纍謂容貌瘦瘠顛顛謂顔色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猶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繭繭猶綿綿微細也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其記切詻五格切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儀刑貌清明察於事也孔氏曰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顔色尚威嚴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

○立容辨卑毋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彼檢切諂音諂顛音田休舊無音今讀吁句切

鄭氏曰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為闐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若陽之休物也澄曰休

當讀為呴謂氣以溫之也考工記云角之末休於氣舊註以此合上戎容四句共為一節今按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然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别為一節以足履地而不行曰立上文既有立容為九容中之一於此又特記立容一條者蓋古人坐之時少立之時多凡行禮皆立乘車亦立自晝夜燕居燕息外無非立之時也是以言之詳焉辨卑與立容德同意毋讇所以防其失也立之容雖貴乎貶抑卑謙而不可有屈己媚人之態故曰毋讇頭頸在一身衆體之上立時宜正不可偏側故曰必中立者如山静重不動設或有行其動中節故曰時行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闐滿塞實故氣之充於體如陽之烝呴色之見於面如玉之温潤立容如

是足以該前之諸容矣大學傳云德潤身心廣體胖朱子贊程伯子云陽休山立玉色金聲其斯之謂歟

又按此章凡六節其第一節總言諸容以下五節各言一容第二節言行容朝廷宗廟行之大者故又從行中特詳指之第三節言祭容如見所祭貌顔色脣該之矣第四節言喪容第五節言戎容二者一主於戚一主於嚴皆事之大者故對舉之而色視言言色視錯綜以盡其致第六節言立容靜必有動行立相隨山立為時行之地故又從立說到行其提綱分目秩然有倫非敢臆斷也

右記容貌之禮凡六節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手又切迅音信衣於既切

鄭氏曰當户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方氏曰孔子將病猶當户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盥音館靧音悔櫛則乙切樿章善切禨其既切絺刃疑切綌去逆切杅音雩蒯苦怪切連力旦切方讀如字屨九具切本又作履

鄭氏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絺浴倒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以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進飲亦盈氣也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

君沐靧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為梳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禨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禨進羞非庶羞為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是羞籩羞豆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體虛補益氣也杅浴之盆也出杅浴竟而出盆也履踐也蒯菲草席澁出杅而腳踐履澁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足垢而用湯瀾也澄曰記進禨進羞升歌於用象櫛之下謂沐之後也靧則無是方氏曰杅以木為之蒯茅類蒯澁而蒲軟連之為言續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垢履蒯席以洗足然則古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衣也晞身乃屨履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備矣故進飲焉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齊側皆切觀去聲煇音暉

鄭氏曰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氏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或云有地大夫故用象以笏書此思對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陸氏曰習容觀為有觀之者習玉聲為有聽之者澄曰公所君之朝也宿謂前期一日也沐浴而後齊戒記於居外寢之下者以補

止文言齊戒居外寢之先必沐浴也覲示也容覲身容之示人者玉聲佩玉之鏘鳴者既服下裳上衣束帶設佩竟將出未出先自行動習試其容觀與玉聲使人視之聽之必容觀合儀玉聲中節然後出揖私朝而登車以適公朝也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右記卿大夫以下家居之禮凡三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孔氏曰節以玉為之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

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官謂朝廷治事處在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鄉去聲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

教使也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君坐時侍者在右左耳近君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躐音獵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引而去者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汙席也孔氏曰黨鄉之屬借以喻君之旁側所親也言臣侍君坐必退就側旁別席若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旁側之親黨同席則臣必謙卑引卻而去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

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切又西禮切言言魚斤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孔氏曰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

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洒如謂顏色肅敬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皇氏讀言為誾義亦通禮已三爵言臣侍君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以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唯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凡尊必上玄酒唯饗野人皆酒棜於據切

鄭氏曰面猶向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棜斯禁

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於玄酒不忘古也饗野人飲賤者不備禮也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向尊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是也若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别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斯禁亦無足有似於棜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故唯酒而無水也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為側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飯扶晚切下並同辯音遍飧音孫執飯如字從去聲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口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氏曰祭祭

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歠飲以俟君飱臣乃敢飱也禮食未飱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也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不得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己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為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己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飱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也飱謂用飲澆飯

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飧也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己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容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　偞虛涉切

鄭氏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之為太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孔氏曰上文明侍君之食此因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侑食不盡食者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讓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偞厭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

也臣於居則祭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不祭水漿特於敵者爾於尊者則不得不祭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飯扶晩切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

于序端一室之人非賓客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食之人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孔氏曰異爵謂尊於己者饌不為己故後祭先飯示為尊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一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核行隔切操七刀切先去聲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孔氏曰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環者横斷形如環也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弃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熟和調是人之所為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方氏曰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舉所當食者以賅之爾瓜横斷若環上環以祭中以食所操者下也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君子而餕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子而餕焉朱子曰頭忖謂疐頭所切一環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鄭氏曰以其待己以及饌非禮也孔氏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

食先食胾次食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不食肉仍為飧者是季氏餼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孔氏曰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至也致諸地謂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於君惠拜於其室謂来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孔氏曰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答己也士則外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又拜君之報諾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敵者相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

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之饋則論語云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慎於尊卑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周同賜以五瑴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況君子之與小人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碈玉混淆也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方氏曰王者之於賜與賜爵以馭其賢賜祿以馭其庸賢不足爵庸不足祿而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君子於賢庸為有餘故賜之小人於賢庸為不足故與之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異又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其賜與豈可同日哉或問

方說賜與字如何澄曰不若舊注平穏
此所謂賜蓋謂以物遺之非謂爵祿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葷許云切茢音列去上聲造七報切為云偽切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　饍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也孔氏曰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

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去茢有葦與桃也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葦唯餘桃爾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答己故不親也此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受心也熏祓不祥者疑心也方氏曰桃以其性葦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一者去茢去二者又去葦唯桃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它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贈從者之屬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不敢變動尊也孔氏曰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相近故受也澄曰舊本有慶非君賜不賀之下有有憂者三字鄭氏云此下絕亡非其句也而陸農師則云有憂者有憂唯君賜然後賀按鄭氏以為殘缺者是也巧為鑿說徒惑後學故今從鄭意刊之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孔氏曰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按儀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賓既無答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於尊者謂士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而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答拜

則士走辟之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它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

諡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諱也凡祭祭群神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孔氏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大夫之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右記為臣之禮凡十二節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稱父事統於尊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孔氏曰父命呼父名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緩於走但急走往而不暇趨也方氏曰既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故君之名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家莫尊於父故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食在口則吐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齊才細切

孔氏曰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見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旦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鄭氏曰易方爲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也親病則致其憂故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澄曰疏節猶言大槩大率也鄭以爲非至孝孔以疏簡之節孝心不篤義恐不然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之則稱父愛之則稱親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圈屈木所為謂巵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孔氏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毋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毋言之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右記為子之禮凡四節

禮記纂言卷四

禮記纂言卷五

元 吳澄 撰

深衣

鄭氏曰名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中衣澄曰王藻篇内已略記深衣之制此則專記深衣而致詳焉今以次王藻之後孔氏曰餘服上衣下裳不連此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吕氏曰古者衣裳殊所以别上下也唯深衣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如冠之冠武殊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尚簡便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人之所作非今始有也深猶長也凡物之長如水之深故地南北之脩亦曰深禮服上衣下裳殊上衣止二尺二寸加以帶下一尺僅可掩裳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於裳下垂至踝此衣之長者故曰深衣亦名長衣深長二字名義一也用為吉服則名深衣用為凶服則名長衣衣之制並同但袂口及純之色不同介凡布帛以刀裁其衣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規矩繩權衡五則也規者運以為圓之具矩者度以為方之尺今工人謂之曲尺繩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為稱俾權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毋音無見賢遍切

此言裳之下際衣有尺寸裳無尺寸者以人之長短不同也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毋令太短而露見

其體膚亦毋令太長而覆被於地上可矣

續衽鉤邊衽而審切鉤古侯切

此言裳之旁際續猶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覆而縫之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聯屬裳之旁衽者必須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須鉤邊但削幅而已

要縫半下要一遥切縫扶用切

此言裳之上際要者裳之上際當要處也下即裳之下際有齊處布幅廣二尺二寸六幅裁之為十二片

狹頭廣八寸闊頭廣一尺四寸相合而縫兩旁各縫入一寸十二片狹頭當要者廣七尺二寸十二片闊頭在下者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中之縫比下際之廣為一半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音各肘竹九切

此言衣袖直下之度運轉動也肘臂節當腕可屈處也孔氏曰袼謂當臂之處袂中宜寬大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可以運動其肘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彌世切詘科鬱切

此言衣袖橫伸之度袂者袖之末左右各以布二幅為袖每幅除削幅二寸共長四尺人肩至肘一尺一寸肘至掌後一尺一寸掌後至中指端約九寸弱共三尺一寸弱反屈及肘又二尺弱共為五尺一寸弱

袖之四尺并衣幅之旁覆辟一尺一寸內除削幅一寸亦共五尺也孔氏曰袂屬於衣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髀必婢切又步啓切厭於甲切

此言衣帶高下之度在髀骨之上脅骨之下正當二者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袷音刼踝胡瓦切齊音咨

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年吳興敖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二幅

今按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數說良是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自下而上一尺處於内縫之以漸而殺使如規之圓縫至袖下端近裏一尺處止曲袷交領也禮服上衣之領垂而下比深衣之領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袷孔氏曰負繩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真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鄭氏云政或為正與易文合今從之擧手為容者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於後者完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己也其五法已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衣而身其法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為圓為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法則不可無私也繩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范物也其所取真可為法先王所以貴此法而制其衣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王貴之謂有位而能作此者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

費善衣之次也相去聲

可以為文謂服之而擯相也可以為武謂服之而治軍旅也完謂完牢而難敝壞不費謂易有而不傷財

方氏曰端冕可以為文而不可以武介胄可以為武而不可以文兼之者唯深衣然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為擯相而已可以為武非若介胄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治軍旅而已鄭氏曰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右記衣之制度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大音泰純音準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孔氏曰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父母亦然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繢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緣悅絹切廣去聲

鄭氏曰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孔氏曰緣字讀如緆謂深衣下緣也鄭註士喪禮下篇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右記純之制度

禮記纂言卷五